

黎卓華

《用燈光照著一盞燈》

Arianna Gellini 哲安麗 著
(原文為英文)

「我沒能表達什麼...這裡跟本沒有東西需要表達...畫畫不是嘗試溝通...它不需要任何花巧去表達訊息，它就是它...我在尋找的，是事物和圖像，並不是畫或畫的圖像...我追求的，純粹是展現事物的存在。」¹

安全口畫廊呈獻黎卓華的個人展覽《用燈光照著一盞燈》。

在是次展覽裡，黎氏帶領觀者以最直接指喻平常之物的方式去觀察日常。這次的新作品延續了她過往對事物的常態與想像之間的興趣，在把日常之物轉化成純粹和超然狀態的過程中，從新發掘它們的神秘面貌。這次展覽包括了油畫和錄像作品，它們分別以靜止和動態的方式共同展示了日常之中微小的違和感。

人類普遍的概念認為他們每天接觸的事物是微不足道的：這些事物是生活裡一種既定而且普遍的存在，並不能引起他們任何的情感和興趣。的而且確，在現實世界裡，這些事物的價值大多只在於它所能產生的實際作用，亦即是它的功能、它能帶來的享受和能量。這些事物之所以看似微不足道，正因為上述種種既定的認知。這些認知成為了我們日常行動的重要關鍵，主宰著我們對生活和社會的看法。這種把日常事物簡化的直覺像信條一樣佔據著我們的潛意識。任何有關該事物的儀式、傳統和塑像成為把這意志合理化的舞台。不能忘記的是，事物內裡的本質是高於這一切干擾的。當我們改變上述的態度，重新觀察日常之物的本質，我們不期然就會對社會上事物的既定概念產生疑問，從而帶來變化的可能性。「改變生活的常規和重新發現事物的內在對於建構新的秩序非常重要。這種能啟發靈感的環境，是當代藝術發展所必需的。」² 黎氏的畫作顯然展示了這個作用。畫中的事物放開了一切與外界相關的意義聯繫，表現了它們的「無用」。隨著物件背景的消失，事物存在於意識的邊緣，釋放蘊藏著的虛無狀態，也在寂靜地存在。普通的物件在這情況下竟然看似永垂不朽。然後，這些在畫裡呈現真空狀態的物件在與它相關的錄像作品裡進行了進一步的變化。錄像裡，黎氏以不尋常的方式

¹ Gerhard Richter, Elger D. & Hans U. Obrist (eds), (2009), Gerhard Richter Text, London: Thames & Hudson. p.93

² On the spectacle of the Everyday by Hou Hanru, Artnet Magazine, 8-12-09

與這些物件互動，透露了她與事物之間種種私密的故事。這些物件在被放空主體概念後，在此與人建立嶄新的關係。

展覽的名稱來自黎氏以前的一個作品《Spotting the light onto a light》（中文作品名稱：被照著的燈）。該作品在這次展覽裡演變成油畫與錄像相連的作品，它們裡邊都有一棧普通的檯燈。畫裡的它被描繪成有如空氣般的剪影。黎氏以她敏感的筆觸捕捉擬人化的檯燈，情況像是躲藏在陰暗之處，偷偷的翻開別人私密的抽屜。另一方面在錄像裡，黎氏當真的扭曲身軀去嘗試塑造成檯燈的形狀，失敗的模仿像是在諷刺油畫裡那感悟。《用燈光照著一盞燈》是「無用」主題系列的第一個作品。在這個系列裡，黎氏嘗試尋找家居日常生活裡隱藏的舞台感，意圖去刺激自己和觀者對於平常之物的創意。錄像和油畫成為探索這些物件的空間和現實的場所。

如果我們以畫家的角度去看這油畫，圖像裡的空間感表現了拉岡所提出的「凝視」的概念：當觀者觀看事物的同時，產生自身作為「被觀看的事物」的自覺。在《用燈光照著一盞燈》裡，檯燈在觀眾面前似是作為一種固體的物理存在，但同時觀者投射了與檯燈有關的過去經歷和一些未知的聯想，檯燈變得也像是一種記憶或意識。在細緻的筆觸和粉色調色下，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對事物的印象，一幅紀錄表象的畫。這幅畫跟古典的靜物油畫的規格類似，但是，在認知和形色上都與傳統的靜物不同。物件被剝奪了它們的用途，像是處於消失的邊緣。沒有提供任何相關的訊息，也沒有嘗試指喻任何連帶的意義。它們在漂浮在空間裡逐漸消失。這是一種寂靜之感，這感覺來自接觸身邊事物的時候，突然意識到某物看似因某些原因而存在，但轉念之間，它又很快的在記憶裡消失沈澱。相反，在相連的錄像作品裡，黎氏以強烈的動作和視覺刺激去將油畫裡對事物的印象轉化成一種具體的連續動態，一種對事物新的詮釋和思維方式。透過與事物強烈的互動，潛意識甚至超越意識層面的反應油然而生，逼使觀者去思考。「這像是電影告訴我們：在跟隨影像意識流動的時候，當它給予你衝擊，你是永遠不能逃避的，它在叫喚你內在的思考。」³

在其餘六組作品中，三組是這種多層次探索的延伸，另外三組則是一組相關的人像畫。

下一套作品是《奶黃色的方體》及《如何將牛油切成一塊完美的方體》。藝術家在創作時，幻想嘗試製造一塊完美的牛油立方體，使得作品的形成過程

³ Deleuze, Gilles. *Cinema 2: The Time-Image* (1985).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Robert Galeta, London: Athlone, 1989, p. 156

既是動畫，又包含靜止的狀態。畫作和錄像從純粹形式的視覺享受，變成更具現象學意味的姿態變化活動，最後化作似曾相識的日常物品的變奏，展現出粘土最高的可塑性。具有諷刺意味，又像歌舞表演的鬧劇式配樂，帶觀者進入這種因外來力量而變化及得以提升的表演中。觀者見證著牛油在藝術家小心翼翼的手中變形、變質，必會感到一股潛藏的失敗或挫敗感，還有不滿。在完全融化的過程中或無法去湊拼這塊拼圖的事實中，我們或許尚可發現：有一大塊被小心地改變過形狀的牛油，在融化。然而，這強而有力的姿態誕生的背景，牽動了我們對了解它的渴望。這項姿態變化活動的結果——畫布，成為實際物件及其投影像之間的談判桌。物件已被詮釋，知識已被摧毀，餘下甚麼，由觀者定斷。

《Cyber 的顏色》是卸妝產品的品牌。其包裝設計極其簡約：兩側微微的曲線、如煙薰過的塑膠瓶子，戴著一頂可愛的小的白色瓶蓋。裡面盛著不自然的水晶藍色、粉紅色和白色液體的輕挑小傢伙正是《Cyber 的顏色》的焦點所在。藝術家受到這液體的顏色和無形特質吸引，用充滿魅力的筆觸轉化成畫像。與原來背景有任何關聯的元素都給撇除，物件被重置到逐漸消失的背景上；品牌名稱幾乎消失，瓶蓋也逐漸溶進背景。這種形式主義的手法使物件進一步脫離其本身功能和意義。卸妝液瓶子作為符號的價值殆盡，反而賦予藝術家將個人反應投射其上的自由。《Cyber 的顏色》和液體等字眼似乎在配合的錄像中得到進一步闡釋。片段在一連串的液態流動中推展，溢滿了藝術家的想像力。塗了粉紅色指甲油的手激烈而性感地搖晃著瓶子，試圖帶動藍色液體律動；焦點放在藍色液體的氣泡、漩渦和扭紋上。瓶子及其外型再不相關，藝術家要呈現的純粹是《Cyber 的顏色》在感覺和氣氛方面給她的抽象概念。

《燈開/關》及《損壞的系列》也一脈相承，是畫作和錄像交織而成的作品。以雙連畫為構思藍本，作品中兩方的燈光照耀著兩個完全相反的意境/環境。第一幅畫作描繪光和充滿印象派感覺的光環，畫中的燈管亮著，悄悄地發放搖曳不定的微光。另一燈管則在試探黑暗的世界：它躲藏在黑暗的庇護中，孤僻地探索這世界中可能發生的狀況。沒有任何額外的線索，一丁點透露情況、情境、背景的蛛絲馬跡都沒有；僅有兩個美麗的視覺形式在激烈競爭。這種強烈的內部張力恰恰成為兩個燈管之間一種連繫，要理解它們則缺一不可，因此，觀者的視點在兩者之間來回遊走，編成一支帶節奏的閃爍之舞。這種有節奏的起伏在由四幅 gif 圖片組成的《損壞的系列》中獲得進一步演化。延續先前兩支燈管營造出的破碎感，四幅圖片透過有節奏的效果探討「支離破碎」的概念。如認為《燈開/關》和《損壞的系列》是在用抽象的方式，思考我們大腦如何接收和辨識視覺訊息，這種想法實不為過。

接著，《花灑頭像》、《冰糖》和《線條》帶我們進入肖像畫的領域。這三組作品顯示出一種相當不尋常的處理肖像畫方式。它們透主體置中、傾向表現主義的手法、特定採光方式等肖像畫必備的元素，呈現出一個新的肖像畫主意和概念。隨著題材擴增，各種平庸、日常的物事都獲得傳統肖像主體本來獨享的禮待。藝術家似乎是在「認同平庸或意外的奇蹟也有價值；採用一種新的人類學；投入流行文化的趣味中；或在甚麼也沒發生時冥想有甚麼發生」。⁴ 黎氏在此畫作表面上運用的繪畫技巧，使這些畫成為眾多描述的描述。筆觸、分層以及主體變得跟被描述的客體同等重要。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使本身並無代表性的氣氛、情緒和印象，在描述受注視的他者的過程中亦變得極為重要。

《用燈光照著一盞燈》展示了，我們必須尋覓新的方法去處理我們看到的事物。

⁴ From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Art, The Everyday, edited by Stephen Johnstone